

# 玫瑰的回忆

Mémoires de la rose  
Consuelo de Saint-Exupéry

(萨尔瓦多) 雷苏罗·德·圣埃克苏佩里 著  
黄荭 译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 玫瑰的回忆

Mémoires de la rose  
Consuelo de Saint-Exupéry

(萨尔瓦多) 黄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 著  
黄荭 译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的回忆 / (萨) 龚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著；  
黄荭译。—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507-1649-0

I. ①玫… II. ①龚… ②黄… III. ①回忆录—萨尔  
瓦多—现代 IV. ①I74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2737号

图字：19—2016—025号

Mémoire de la rose

Consuelo de Saint-Exupéry

© Plon,2000 -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 玫瑰的回忆

Meigui De Huiy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刘翠文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知行格致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hp.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02(批发) 83460239(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知行格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4427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162千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

定 价 35.00元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哥伦比亚作家热尔曼·阿西涅加斯<sup>①</sup>说，“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大家谈论龚苏萝就跟谈论萨尔瓦多的小火山一样，它把火山灰都喷到了巴黎的屋顶。关于她第一个丈夫恩里克·戈麦兹·卡利洛<sup>②</sup>和她的第二个丈夫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故事，没有哪个少得了她。她嫁给恩里克·卡利洛，成了莫里斯·梅特林克<sup>③</sup>、莫雷亚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sup>④</sup>的知己，1927年成了寡妇；1931年，她又嫁给圣埃克苏佩里，当时的朋友有安德烈·纪德<sup>⑤</sup>、安

---

① 参见1973年拉丁美洲的一份日报，当时阿西涅加斯是哥伦比亚驻法国大使。

② 恩里克·戈麦兹·卡利洛（1873～1927）：原籍危地马拉，1898年任危地马拉驻巴黎大使，1916年是西班牙《自由报》的主编，1918年任阿根廷驻巴黎大使，荣誉勋团的指挥官，1926年与龚苏萝·桑珊结婚，他的前两位妻子是奥罗拉·卡塞尔和拉盖尔·梅雷。其作品很多，有《爱的福音书》《马塔·哈里的生与死》等。他安葬在贝尔拉雪兹公墓，在龚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旁边。

③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④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记者、政界领袖。著有《早春》《新歌》《死的胜利》《危难中的少女》等。——译注

⑤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地粮》《背道者》等，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德烈·莫卢瓦<sup>①</sup>、德尼·德·鲁杰蒙<sup>②</sup>、安德烈·布勒东<sup>③</sup>、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sup>④</sup>、米罗……圣埃克苏佩里夫妇聚集了一批飞行员和作家朋友。当圣埃克苏佩里写作至今还风靡全世界的《小王子》一书时，安德烈·莫卢瓦是他们的客人。晚饭后，大家开始玩牌或者下棋，然后圣埃克苏佩里让大家去睡觉，因为他想工作了。几个小时后，莫卢瓦听见楼梯上传来‘龚苏萝！龚苏萝！’的喊声，他慌忙出来，以为房子着火了，其实只是圣埃克苏佩里饿了，要妻子给他煮几个鸡蛋……”

“如果龚苏萝能用她自己的方式，滑稽地将他们的生活片段写出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她就是作家的缪斯。她是画家、雕塑家，写起东西来游刃有余且才气横溢，但她的《回忆录》……她只是说说。”

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不然。1930年遇到圣埃克苏佩里的15年后，龚苏萝在流亡美国的孤独中，用她松散、倾斜的字体，在整页整页画得乱七八糟、难以辨认字迹的稿纸上，

---

① 安德烈·莫卢瓦（1885～1967）：法国作家，著有许多关于战争的作品。——译注

② 德尼·德·鲁杰蒙（1906～1985）：瑞士的法语作家。——译注

③ 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译注

④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6）：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译注

讲述她和这位作家兼飞行员的生活。后来，她又将这些文稿认真地用打字机重新打印在薄薄的纸张上，之后又笨拙地将它们用黑色的硬纸板装订起来。

《玫瑰的回忆》，这是“群岛上的小鸟”开的最后一个玩笑。

那是在 1946 年，龚苏萝怀念法国，但害怕回去，尤其担心回去后要面对关于遗产继承方面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她希望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生活，于是想到了马略卡岛的帕尔玛，就像她自己说的，为“怀念乔治·桑和缪塞”——另外两个“可怕的孩子”。

圣埃克苏佩里于 1944 年 7 月消失后，龚苏萝在纽约有些避世索居。她帮商店的橱窗设计布景和模特，生活在对“托尼奥<sup>①</sup>”的回忆里。没有遗体的葬礼，由于双重的缺失显得更加残酷和艰难。她写了一些小文章，都没写完，对着录音机讲了许多的回忆，在打字机上敲打美妙的章节，她中美洲的热情沸腾了，用另一种方式在石头和黏土上“写”下了托尼奥的面孔。她也画画，铅笔、炭条、水彩。她想回到“树叶居”的大房子里，那是圣埃克苏佩里

---

① 托尼奥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安托万的昵称。——译注

在 1940 年流亡之前替她租的房子，现在荒废了。她说想在那里“找回我父亲、母亲和他的画像”。

对话是在她和缺席的他之间进行的。在大洋彼岸，在欧洲，圣埃克苏佩里的失踪成了一个传说。大家将他偶像化、神化，他成了天使、大天使、伊卡洛斯<sup>①</sup>和回到自己星球上的小王子；这位天空中的英雄，在宇宙中化成灰尘了。而龚苏萝，大家几乎不谈论她，她被淹没，甚至被否认：不管怎么说，她不是他的神话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她掌握了进入作家世界的许多钥匙。大家甚至都不高兴有她做背景，她在圣埃克苏佩里高贵而英勇的故事中太突兀了。在关于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中，她总是被虐待、被忽视，甚至被当成一个有点傻乎乎的怪人，受到作家的亲戚（除了他母亲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好友的诬蔑：“舞台上的女伯爵”“奇怪而乖张的小人物”“饶舌，还说不好法语”。在别人的眼中，她只是个充当花瓶、不忠、花哨的女人。简言之，可以说，她给他的神话制造了混乱。

1944 年至 1945 年，龚苏萝“情绪不是很高”，用她自己的话说。反正她很久以来就已经学会了等待的本领，自

---

①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人物，他用蜡将鸟翼粘在双肩，随父逃亡，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蜡融化了，翅膀坠落，跌入海中死去。——译注

从她嫁给圣埃克苏佩里后，她所做的就是等待，最艰难的等待，或许是他1943年投身战争后的时光。“您的欲望比世界上所有力量汇聚起来都要强烈，我很了解我丈夫，我早就知道。”在他们之间一次假想的没有发表的对话中，她说，“我知道，是的，您要走。”又说，“您坚持要接受洗礼，希望在枪林弹雨中接受洗礼。”

1944年至1945年，负债时期，她回到表面上看起来模糊、流浪和“艺术家”的存在方式，就像我们可以想象的20世纪30年代艺术家圈子里的那种生活。可以继续过“配得上”托尼奥的生活。她要另找一间公寓，确保微薄的收入支付得起房租，第三次扮演寡妇的角色。总而言之，不再是流泪的时候了。“我再也没有眼泪了，我的爱人。”她写道。怎样才能承受葬礼？“您是永恒的，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您就在我身上，像小王子，别人无法触及我们，无法触及。就像那些在光明中的东西一样。”龚苏萝没有武装好，以捍卫家庭和版权。她生来就放任不羁，带点天真和轻信，她不懂欧洲人的规矩，不会做手脚……她和圣埃克苏佩里过着不受社会拘束的生活，和她与生俱来的夸张、敏感、模糊的天性相一致。所以她之后做的和她一直想过的生活一样：凭直觉前进，凭着直觉重新修建她的生活。

1901年，她出生在萨尔瓦多，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给了她这种强烈而充满生机的巨大活力。她和圣埃克苏佩里一样，在和大自然的接触中度过了童年。充满了梦幻和狂想的童年，让她中美洲的想象力奇妙无比：她一直都是天生说故事的能手，她“咕咕叫”着，“叽喳”着，破坏现实、引人到童话世界中去的方式让人着迷。她懂得如何利用真实的事件加以渲染，用自己的出生、燃烧的大地、火山和地震将萨尔瓦多变成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在这个国家，她是天才和女神。在夫妻俩过着和平而幸福的生活时，圣埃克苏佩里总是要她讲萨尔瓦多的故事，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在父亲的咖啡种植园高大的香蕉树间和印第安人玩耍。“跟我讲蜜蜂的故事”，他请求道，就像小王子请求“给我画……”于是龚苏萝就讲。圣埃克苏佩里对她说：“当我在星星中间，当我看到远方的光芒，我不知道那是一颗星星，还是地上给我发信号的灯。我总是对自己说，那是我的小龚苏萝喊我听故事了，我保证自己会朝着那点微光飞去。”

童年一直在她身上，正是童年将她从最艰难的岁月中拯救出来：圣埃克苏佩里的不忠、不确定的离别、飞机事故、最后的消失。她也可以说：“我属于我的童年。”

她有和美洲大陆上著名的小说家博尔赫斯<sup>①</sup>、科塔萨尔<sup>②</sup>、马尔克斯<sup>③</sup>一样激烈、极端、古怪的天性，这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是一种幸运。这使她得以诗意地生活，和她充满幻想的流浪天性相一致：两个人都有一种高贵的精神上的独立，一种将现实生活建筑于神话和寓言之上的超现实的能力。

圣埃克苏佩里去世后，龚苏萝这种想象力和对生活的坚强让她得以摆脱苦涩和绝望。于是她开始写回忆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相遇相识、骚动的订婚仪式、被介绍给他家里人、婚礼、定居巴黎、为人妻子的生活、圣埃克苏佩里的经济拮据、他的不忠、他狂热的唐璜式的多情、去而复返的柔情、多次搬家、其他女人、流浪的生活、事故、书和成功、流亡、和他在沃克吕兹省一个名叫奥贝德的村庄里所过的集体生活、前往纽约、异国城市的白色大房子和孤独、托尼奥上战场前的告别、休斯敦平静而灰色的海水，还有行驶在水面上、领他走上不归路的潜水艇……

---

①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译注

② 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小说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游戏的结局》《魔鬼的胡言乱语》《一切火都是火》等。——译注

③ 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作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译注

她的回忆录一气呵成，把所有的事都从容地贯穿起来。她在文中显得冲动而多情、天真而顺从、桀骜而精力充沛、忠诚又不忠诚、坚忍又灰心失意。她写作就像她在说话，就像她在临终前说的话，她把对过去的叙述全录了下来，这些录音带忠实地记录了她的声音。那是说书人的声音，口音和说话的方式可以和萨尔瓦多·达利媲美，她是达利在纽约时的密友。“对我来说，讲述我和圣埃克苏佩里在家里的私事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她说，“我认为一个妻子永远都不应该谈这些事情，但我在去世之前必须说出来，因为别人对我们的婚姻说了那么多虚假的东西，我不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尽管回忆那些艰难的岁月让我痛苦，就像所有的婚姻都会经历磨难一样。真的，当牧师对你们说，你们结合，是为了同甘苦、共患难。那是真的！”

1946年至1979年，她和圣埃克苏佩里的所有生活、书信和文件、作家随手画的小玩意、水彩画、蓝色铅笔画肖像画、《小王子》插图、演出节目单、乱涂乱写的单子、电报、地图、明信片和手写稿、诗歌和没有发表的文章、证书和研究数学的练习本，一生的宝藏全都装在几只箱子里，横渡大西洋，沉寂了。之后，箱子被放在龚苏萝巴黎公寓的地下室里，没有一只箱子被打开过，这些资料和秘密就这样被埋葬在那里。

年迈的时候，她有几次回想过去，终于敢打开沉睡的箱子了。“每次打开，我都禁不住要颤抖，”她写道，“那些堆着我丈夫的信件、图画及电报的文件夹和盒子……那些发黄的、画着花和小王子的纸张，都忠实地见证了失去的幸福。如今每过一年，我就越发感到上天对我的恩惠和眷顾。”

回到法国的那些日子，她住在巴黎和格拉斯。她那画家和雕塑家的才能越发显露出来，而且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纪念圣埃克苏佩里的活动上。作为圣埃克苏佩里伯爵夫人，为国捐躯的大作家的遗孀，她参加所有的纪念仪式、开幕式和庆典；她做这些，就像是在尽义务，并不全是出于兴趣。她从来都不喜欢学院式的、上流社会的和不得已而做的事情。她更喜欢回忆1944年6月末，他失踪之前，她给他写的东西：“您在我身上就像植物生长在地上。我爱您，您，我的宝贝，我的世界。”还有他的答复：“两个人像森林里的两棵树一样连接在一起，是多么让人安心。共同承受大风的呼啸，共同沐浴阳光、月色，接待夜间栖息的飞鸟。一生一世。”

1979年，龚苏萝去世，那些著名的箱子和文件到了法定继承人的手中。旅行箱一直都没有被打开，它们被运到格拉斯的农舍，在那里又沉睡了几年。慢慢地，继承人将

它们发掘出来，让它们得见天日。1999年，为了纪念圣埃克苏佩里百年诞辰，文件交到了我们手中，供我们研究。《玫瑰的回忆》复活了，还有龚苏萝精心整理的夫妻俩在美国的信件往来、《小王子》的草稿……

龚苏萝复活了。那个被长期掩盖的生命重见天日。可以说，她最终平反昭雪了。这一从来没有人读过的内心独白，突然重写了所有的故事，在激情和矛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龚苏萝。

了解龚苏萝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关系，是了解作家本人的基础。没有龚苏萝，他真的能成为圣埃克苏佩里吗？这些资料的存在让他更具有凡人的一面。神话稍微有些剥落又有什么关系呢？作家的面孔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千篇一律地描绘成永恒，如那些脸上涂了香脂的圣人蜡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很少有传记作家明白这对夫妻间的故事以及它对圣埃克苏佩里的影响：缺少关键的钥匙。没有人能想到这种关系隐秘到这种程度。阅读《玫瑰的回忆》可以弥补这种缺失，可以找到一些痕迹。这首先是一本等待的书。

因为等待开启了回忆和幽闭。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离开、逃跑、失而复得、去而复返、寻找自我又找寻不到的男人的故事。问题的中心：爱，尤其是被爱。母亲的存在，

那是他的守护神，家庭的守护神，是给他幸福童年的母亲，是永恒而忠诚的形象。这也成了他对其他女人的参照和榜样。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的，有理想中的女人，也有“候见室”里的、“小心肝宝贝”、那些嘉比和贝蒂，那些被龚苏萝戏称为“小鹦鹉”的女人。

圣埃克苏佩里脑海中一直镌刻着理想妻子的形象：忠诚、顾家、人间的仙女、天主教妻子的原型，“主的女仆”。跟别人过去描述的正好相反，龚苏萝并不是轻浮而随便的女子，她从父母那里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她母亲自己承认说对她很严厉，她在天主教的影响和宗教虔诚的气氛中长大成人。嫁给圣埃克苏佩里后，她是否是他隐约寻求的那类妻子？在回忆录中她回答说：她专心扮演她的角色，整理他的衣服、准备他的行李，关心他是否吃得好，精心装饰他写作的书房，而更多的是等待。龚苏萝对这个角色的学习是漫长的，她异国的习惯有时会打破常规，说话时不知道如何保持圣埃克苏佩里写作和思考所需的寂静，总是选错时间和场合。

这已足以让他离她而去。他很容易受到温柔的影响，让流言乘虚而入，任自己受女性崇拜者的诱惑。就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他喜欢的，是过他想过的生活，做他想做的事情，要自由，不想有负债的感觉。他独立的愿望自然

和他根深蒂固的依赖性相矛盾，所以他又用哀歌的形式，要求龚苏萝有崇高的一面：龚苏萝，等我回来的时候要如鲜花盛开……龚苏萝，我小小的圣洁的光芒……我的小雏鸡，守着纯洁的房子……用我的爱织一件大衣……龚苏萝，我温柔的义务……

圣埃克苏佩里奇怪的存在方式逼他在感情上游离，让他只能在孤独的夜航中找到出路和自由，还有他念念不忘的为国而战的欲望。只有面对死亡的挑战，在殉道式的抵抗中，他才能接受牺牲，才能承受感情的失意。行动、友谊、正直、爱国主义激发了英雄主义，飞行被看作找回纯洁和崇高的途径，让他从感情深处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龚苏萝的回忆录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狂热而痛苦的追寻。

他们的生活是一系列的别离和团聚，不确定的长途飞行、地址的变换、戏剧性的故事、危机、喊叫和沉默、突然的出发和在“树叶居”温柔而诗意的日子，在那里，龚苏萝想营造莫奈式的迷人的氛围，但这份爱情从来都没有被真正摧毁过。龚苏萝倦怠而痛苦，但她优雅迷人的异国风采并没有减退，最终接受了其他男人的仰慕，建筑师贝尔纳·泽富斯爱她爱得疯狂，德尼·德·鲁杰蒙在纽约和他们夫妇俩住得很近，对龚苏萝也很殷勤（安托万对他情敌唯一的报复就是在国际象棋上击败他）。就是在此人身边，

龚苏萝在丈夫消失之后，找到了一点慰藉。他们拉辛式的激情只能存在于这种紧张和别离之中，而这只能越来越肯定一点：这是一对无法分开的夫妻，圣埃克苏佩里向她承认说，只有她是对的，别人都错。他还告诉她，她是他的安慰、他的星星和家中的光芒。因为被歪曲、被否认、被要求回来的龚苏萝才是他不可缺少的。尽管他有很多情妇，有用礼物包围他的公认的爱捷丽<sup>①</sup>们，她们能确保他的作家生涯，奉承他，有的甚至真诚地爱慕他，但龚苏萝是无法从他心上根除的，倒不是因为她受到的批评和蔑视还不够多。她在他家里是外国人，在《新法兰西杂志》的文学晚会上也别别扭扭。纪德讨厌她，但她说，反正他只喜欢年轻的男人和年老的女人。在她所有的画像、素描和照片上，都有一份纯真和春天的气息，一种娜嘉<sup>②</sup>式的自由，但正是这种清新给她带来了麻烦，因为在圣埃克苏佩里常去的沙龙里，人们喜欢一种更加解放、知性、自由的女人或是女商人。龚苏萝，就像托尼奥所指责的，“只会大谈特谈她的宗教虔诚”，她谈论上帝和所有的圣人，常常去教堂，定期去忏悔，丈夫出任务的时候为他祈祷……新的

---

① 爱捷丽：启示过罗马王的仙女，后指激发艺术家灵感的人。——译注

② 安德烈·布勒东的小说《娜嘉》中的人物，一个神秘的女子。——译注

矛盾出现了，圣埃克苏佩里表面上嘲笑这种虔诚的迷信，但同时又在钱包里放了一张利雪的圣特蕾莎<sup>①</sup>的画像，而且1940年回来后，他要妻子跟他一起去卢尔德<sup>②</sup>朝圣，并在池中用神奇的圣水为自己洗礼！

龚苏萝的书不停地将许多让圣埃克苏佩里失意和痛苦的内心起伏喧嚣的矛盾例子罗列出来。

所以他总是要龚苏萝，向她求救，她是那个让圣埃克苏佩里确信能照顾自己的人，唯一没有觊觎他的荣光和名声的人；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和他一起生活在非洲的沙漠深处，在一所小房子里，他能安静地写作，因为她一直要求他写作，让他不要昼夜笙歌，甚至将他锁在她精心布置的房间里，命令他不写完不准出来！

圣埃克苏佩里对此是感激她的，对她说他多么梦想能在她的翅膀下写作，在她鸟儿一样温暖的柔情的保护下……“您鸟儿一般的语言和可爱的战栗……”在美国像凡尔赛宫的白色大房子里，就像他偶尔有点抱怨时形容的，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小王子》。用来画画、让朋友们做模特、从她的故事中产生另一个故事、重新创造有关她的

---

① 利雪的圣特蕾莎（1873～1897）：被誉为“耶稣的小花”的加美乐修女，1925年被迫封为圣徒。——译注

② 法国南方城市名，著名的朝圣地。——译注